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GUDIAXUNXUEMINGZHU

齐民要术



1105883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齐 民 要 术



主 编: 王玉芬



淮阴师院图书馆 1105883



远方出版社 全300册 2008年8月第1版 书名: 齐民要术



中圖古文文学名著

主编:王玉芬

主 编:王玉芬

责 编:胡丽娟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地 址: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印 刷: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3800 千字

印 张:126

标准书号:ISBN 7-80595-682-0/I·267

印 次:2006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定 价:604.80 元(全 36 册)

前 言

中国古代文典经籍，上起殷周之际，下迄清季近代，其渊源之流长，数量之浩繁，意蕴之深远，文思之博奥，即使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也堪称璀璨夺目、无与伦比，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绮丽辉煌的精蕴所在。而在这浩瀚无涯的文洋典海之中，那些彪炳史册，传之千载，却终未湮没于滚滚东逝之水的瑰文琼典、名著名篇，更是博大精深，流光远播。

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典经籍和悠长久远的传统文化，如何探幽寻径，进而登堂入室，受惠得益，却终究成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人生有涯而知无涯，如若疏于识辨，不加慎择，势必如同河海空泛叶舟，甚至难取皮毛。若非择其精要者而观瞻体味，便很难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畅意淋漓。

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一览中国古典名著的神韵，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选出部分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代表了不同时代各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如《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之先河，质朴平实，生动鲜活，文辞优美，蔚为壮观；《天工开物》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中重大的科技成就，是我国科技史上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梦溪笔谈》是我国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遍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

物以及冶金、机械、营造、造纸技术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是中国科学史的重要著作。《梦溪笔谈》中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它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总之，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不朽杰作。勾画出中国古典名著大致轮廓，令读者尽睹古典名著之神韵。

在整理和编撰过程中，编委们无不倾心尽力，披沙拣金、精心采撷，然古籍浩瀚如海，难免会有所遗漏，有失偏颇。如有不足或错漏之处，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2006年8月

目 录

序	(1)
杂说	(5)
耕田第一	(9)
收种第二	(12)
种谷第三稗附	(13)
黍萁第四	(22)
粱秫第五	(23)
大豆第六	(24)
小豆第七	(25)
种麻第八	(26)
种麻子第九	(27)
大小麦第十瞿麦附	(28)
水稻第十一	(30)
旱稻第十二	(32)
胡麻第十三	(33)
种瓜第十四茄子附	(33)
种瓠第十五	(37)
种芋第十六	(38)
种葵第十七	(40)
蔓菁第十八菘、芦菔附出	(41)
种蒜第十九泽蒜附出	(43)
种薤第二十	(44)
种葱第二十一	(44)
种韭第二十二	(45)
种蜀芥、芸苔、芥子第二十三	(45)
种胡荽第二十四	(46)
种兰香第二十五	(47)
荏、蓼第二十六	(48)
种姜第二十七	(48)



种蘘荷、芹第二十八	董胡蕙附出	(49)
种苜宿第二十九		(50)
杂说第三十		(51)
园篱第三十一		(57)
栽树第三十二		(57)
种枣第三十三	诸法附出	(58)
种桃柰第三十四		(60)
种李第三十五		(62)
种梅杏第三十六	杏李麌附出	(63)
插梨第三十七		(65)
种栗第三十八		(66)
柰、林檎第三十九		(67)
种柿第四十		(69)
安石榴第四十一		(69)
种木瓜第四十二		(70)
种椒第四十三		(71)
种茱萸第四十四		(72)
种桑、柘第四十五	养蚕附	(73)
种榆、白杨第四十六		(77)
种棠第四十七		(79)
种谷楮第四十八		(79)
漆第四十九		(80)
种槐、柳、楸、梓、梧、柞第五十		(80)
种竹第五十一		(83)
种红蓝花、栀子第五十二		(84)
种蓝第五十三		(86)
种紫草第五十四		(87)
伐木第五十五	种地黄法附	(88)
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相牛、马及诸病方法	(89)
养羊第五十七		(99)
养猪第五十八		(104)
养鸡第五十九		(105)

序

安矣。周制食不日一。禹耕不食，良至美也。古者耕不食于食，午其耜而弗忍。太皞不食肉，食野而不食夫。唐虞太皞不办饭不熟，食饭不拊。梁王、王叔夫……。周官均给衣谷，正费陈此姑最。至秦时而始不日一，是自秦以来……。

《史记》曰：“齐民无盖藏。”如淳注曰：“齐，无贵贱。故谓之齐民者，若今言平民也。”

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传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古语曰：“力能胜贫，谨能胜祸。”盖言勤力可以不贫，谨身可以避祸。故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利之教，国以富强；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战之赏，倾夺邻国而雄诸侯。

《淮南子》曰：“圣人不耻身之贱也，愧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长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为治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汤由苦旱，以身祷于桑林之祭。……神农憔悴，尧瘦癯，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勤，思虑不用，而事治求赡者，未之闻也。”“故田者不强，困仓不盈；将相不强，功烈不成。”

《仲尼》曰：“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矧夫不为，而尚乎食也哉？”《樵子》曰：“朝发而夕异宿，勤则菜盈倾筐。且苟有羽毛，不织不衣；不能茹草饮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

晁错曰：“圣王在上，而或不冻不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为开其资财之道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

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体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能以有民？……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刘陶曰：“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陈思王曰：“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贵，而不若一食、短褐之恶者，物时有所急也。”诚哉言乎！

神农、仓颉，圣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蔡伦立意造纸，岂方缣、牍之烦？且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谚曰：“智如禹、汤，不如常耕。”是以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

猗顿，鲁穷士，闻陶朱公富，问术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牸。”乃畜牛羊，子息万计。九真、庐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熯煌不晓作耧犁，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又熯煌俗，妇女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赀。茨充为桂阳令，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貯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苧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衣履温暖。今江南知桑蚕织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实为作纺绩、织纸之具以教，民得免寒苦。安在不教乎？

黄霸为颖川，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豚子，

可以为祭。吏往皆如言。龚遂为渤海，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湏家二母彘，五母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趣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吏民皆富实。召信臣为南阳，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民得其利，蓄积有余。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亲爱信臣，号曰“召父”。童恢为不其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买棺木。颜斐为京兆，乃令整阡陌，树桑果；又课以闲月取材，使得转相告戒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丁车、大牛，整顿丰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与，周人之急。每岁时后，察其强力收多者，辄历载酒肴，从而劳之，便于田头树下，饮食劝勉之，因留其余肴而去；其惰者，独不见劳，各自耻不能致丹，其后无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为河东，课劝耕桑，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此等岂好为烦扰而轻费损哉？盖以庸人之性，率之则自力，纵之则惰窳耳。

故《仲长子》曰：“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堦，为耕稼之场者，此君长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卤播嘉谷，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盖食鱼鳖而薮泽之形可见，观草木而肥饶之势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施落不完，垣墙不牢，扫除不净，笞之可也。”此督课之方也。且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况夫田父而怀窳惰乎？

李衡于武陵龙阳汎州上作宅，种甘橘千树。临卒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吴末，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恒称太史公所谓“江陵千树橘，与千户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

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种植之不可已也。谚曰：“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此之谓也。

《书》曰：“稼穡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然则家犹国，国犹家，是以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其义一也。

夫财货之生，既艰难矣，用之又无节；凡人之性，好懒惰矣，率之又不笃；加以政令失所，水旱为灾，一谷不登，齿腐相继：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饥者有过甚之愿，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饱而后轻食，既暖而后轻衣。或由年谷丰穰，而忽于蓄积；或由布帛优赡，而轻于施与；穷窘之来，所由有渐。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也。”盖言用之以节。

《仲长子》曰：“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为异；生习使之然也。居积习之中，见生然之事，敦自知也？”斯何异蓼中之虫，而不知蓝之甘乎？

今采据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号曰《齐民要术》。凡九十二篇，分为十卷。卷首皆有目录，于文虽烦，寻览差易。其有五谷、果、瓜非中国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种植之法，盖无闻焉。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

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

杂说

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若昧于田畴，则多匮乏。只如稼穡之利，虽未逮于老农；规划之间，窃自同于“后稷”。所为之术，条列后行。

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假如一犋牛，总营得小亩三顷——据齐地大亩，一顷三十五亩也。每年一易，必须频种。其杂田地，即是来年谷资。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悦以使人，人忘其劳。且须调习器械，务令快利；秣饲牛畜，常须肥健；抚恤其人，常遭欢悦。

观其地势，干湿得所，凡秋收了，先耕荞麦地，次耕余地。务遣深细，不得趁多。看干湿，随时盖磨著切。见世人耕了，仰著土块，并待孟春，盖若冬乏水雪，连夏亢阳，徒道秋耕不堪下种。无问耕得多少，皆须旋盖磨如法。

如一犋牛，两个月秋耕，计得小亩三顷。经冬加料喂。至十二月内，即须排比农具使足。一人正月初，未开阳气上，即更盖所耕得一遍。

凡田地中有良有薄者，即须加粪糞之。其踏糞法凡人家秋收后治粮，场上所有穰、谷积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布牛脚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积之；还依前布之，经宿即堆聚。计经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车糞。至十二月、正月之间，即载糞糞地。计小亩亩别用五车，计糞得六亩。匀摊，耕，盖著，未须转起。

自地亢后，但所耕地，随向盖之；待一段总转了，即横盖一遍。计正月、二月两个月，又转一遍。

然后看地宜纳粟：先种黑地、微带下地，即种糙种；然后种

高壤白地。其白地，候寒食后榆莢盛时纳种。以次种大豆、油麻等田。

然后转所粪得所，耕五、六遍。每耕一遍，盖两遍，最后盖三遍。还纵横盖之。候昏房、心中，下黍种无问。

谷，小亩一升下子，则稀穢得所。

候黍、粟苗未与垄齐，即锄一遍。黍经五日，更报锄第二遍。候末蚕老毕，报锄第三遍。如无力，即止；如有余力，秀后更锄第四遍。油麻、大豆，并锄两遍止，亦不厌早锄。谷，第一遍耕科定，每科只留二茎，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两垄头空，务欲深细。第一遍锄，未可全深；第二遍，唯深是求；第三遍，较浅于第二遍；第四遍较浅。

凡荞麦，五月耕；经卅五日，草烂得转，并种，耕三遍。立秋前后，皆十日内种之。假如耕地三遍，即三重著子。下两重子黑，上头一重子白，皆是白汁，满似如农，即须收刈之。但对梢相答铺之，其白者日渐尽变为黑，如此乃为得所。若待上头总黑，半已下黑子尽总落矣。

其所粪种黍地，亦刈黍子，即耕两遍，熟盖，下糠麦。至春，锄三遍止。

凡种小麦地，以五月内耕一遍，看干湿转之，耕三遍为度。亦秋社后即种。至春，能锄得两遍最好。

凡种麻地，须耕五、六遍，倍盖之。以夏至前十日下子。亦锄两遍。仍须用心细意抽拔全稠闹，细弱不堪留者，即去却。

一切但依此法，除虫灾外，小小旱，不至全损。何者？缘盖磨数多故也，又锄耨以时。谚曰：“锄头三寸泽”，此之谓也。尧汤旱涝之年，则不敢保。虽然，此乃常式。古人云：“耕锄不以水旱息功，必获丰年之收。”

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只如十亩之地，灼然良沃者，选得五亩，二亩半种葱，二亩

半种诸杂菜；似邵平者种瓜、萝卜。其菜每至春二月内，选良沃地二亩熟，种葵、莴苣。作畦，栽蔓菁，收子。至五月、六月，拔诸菜先熟者，并须盛衰，亦收子讫。应空闲地种蔓菁、莴苣、萝卜等，看稀稠锄其科。至七月六日、十四日，如有车牛，尽割卖之；如自无车牛，输与人。即取地种秋菜。

葱，四月种。萝卜及葵，六月种。蔓菁，七月种。芥，八月种。瓜，二月种；如拟种瓜四亩，留四月种，并锄十遍。蔓菁、芥子，并锄两遍。葵、萝卜，锄三遍。葱，但培锄四遍。白豆、小豆，一时种，齐熟，且免摘角。但能依此方法，即万不失一。



耕田第一

《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治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世本》曰：“倕作耒耜。”“倕，神农之臣也。”

《吕氏春秋》曰：“耜博六寸。”

《尔雅》曰：“斲斸谓之定。”犍为舍人曰：“斲斸，锄也，一名定。”

《篆文》曰：“养苗之道，锄不如耨，耨不如铲。铲柄长三尺，刃广二寸，以铲地除草。”

许慎《说文》曰：“耒，手耕曲木也。”“耜，末端木也。”“斲，斫也，齐谓之磁基。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也。”“田，陈也，树谷曰田，象形，从口从十，阡陌之制也。”“耕，种也，从耒井声。一曰，古者井田。”

刘熙《释名》曰：“田，填也，五谷填满其中。”“犁，利也，利发土绝草根。”“耨，似锄，耨禾也。”“斲，诛也，主以诛锄根株也。”

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垦。其林木大者刈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耕荒毕，以铁齿耙，再遍耙之，漫掷黍穄，劳亦再遍。明年，乃中为谷田。

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春耕寻手劳，秋耕待白背劳。

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犁欲廉，劳欲再。秋耕掩青者为上。初耕欲深，转地欲浅。普茅之地，宜纵牛羊践之，七月耕之则死。



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
穫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
矢、熟粪同。

凡秋收之后，牛力弱，未及即秋耕者，谷、黍、稷、粱、秫
苽之下，即移羸速锋之也，恒润泽而不坚硬。乃至冬初，常得耕
劳，不患枯旱。若牛力少者，但九月、十月一劳之，至春穫种亦
得。

《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
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
夫，躬耕帝籍。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
萌动。……分田司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
殖，以教导民。……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阖扇。……无作大事，以
妨农事。”

“孟夏之月，……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农勉作，无
休于都。”

“季秋之月，……蛰虫咸俯在内，皆埋其户。”

“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
成冬。……劳农以休息之。”

“仲冬之月，……土事无作，慎无发盖，无发室屋，……地
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必疾疫。”

“季冬之月，……命田官告人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
耜，具田器。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
终，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

《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锄耘，秋以收敛。”

《杂阴阳书》曰：“亥为天仓，耕之始。”

《吕氏春秋》曰：“冬至后五旬七日菖生。菖者，百草之先生